

朱子語類

十八之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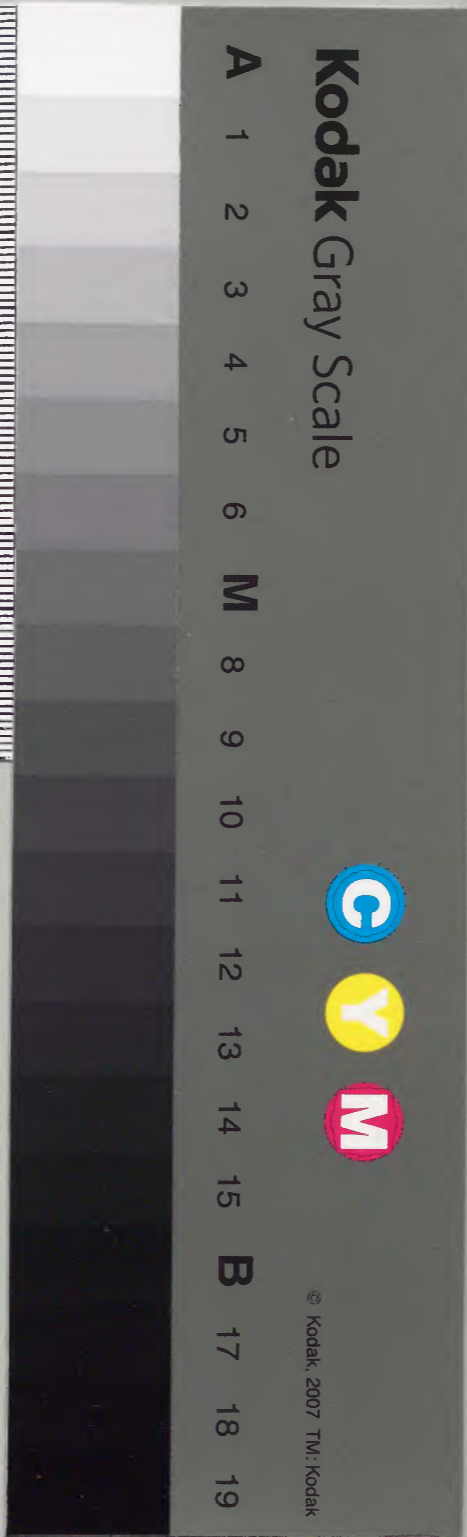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一五	三〇	六〇一七	漢書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一〇	五	六〇一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5)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十八

大學五 或問下

淺草文庫

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為道夫讀格物說舉遺書或問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一段
曰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
有箇覺悟時節勉強學問所以致其知也聞見博而智益明
則其效著矣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此程子曉人至
切處 道夫

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就上說如何曰既知
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上重 可學

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為淺深有甚相絕者云云曰此語說得極
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 道夫

朱子語類

卷第十八

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這一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到那物極處。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德明

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盡字。

底道理。見得盡。方是真實。如言喫酒解醉。喫飯解飽。毒藥解殺人。須是喫酒。方見得解醉人。喫飯。方見得解飽人。不曾喫底。見人說道是解醉解飽。他也道是解醉解飽。只是見得不親切。見得親切時。須是如伊川所謂曾經虎傷者一般。卓

問進修之術。何先者。云。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道夫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

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爲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明作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

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道夫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通貫。德明、德功云釋氏說斫樹木今日斫明日斫到樹倒時只一斫便了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著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萬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會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

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洽黃毅然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也須用理會。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閒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會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

好底。有不好底。好底裏面。也有不好處。不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別。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會有都不是底。何會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是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喚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淳。黃自錄。詳別出。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

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閒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錯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到面前，須解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制不下，則亦無柰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

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未曉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義剛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人傑

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曰：此一段尤其切要，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至者也。道夫

行夫問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有箇覺悟處。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所當理會。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爲幽。以神爲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爲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道夫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

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厚

問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衆人不同。道夫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卽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待。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

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賀孫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備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

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爲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窮這草木是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也只是逐人告之如此。夔孫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認冷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幽奧紛拏，却畱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

書。理會道理，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著便有用處。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又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夔孫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爲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志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誠，猶慮其未能盡知，况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道夫

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

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夔孫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易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賀孫

陶安國問千蹊萬徑。皆可適國。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

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時舉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

與天地參者也。制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入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盃也是這樣水。那盃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道夫

或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

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胡泳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爲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道夫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已。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寓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

一分之理。卽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卽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憫

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其至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至於言講明經義。論古今人物。及應接事物。則上所言。亦在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則資次未到這裏。亦未易知爾。端蒙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

汎濫矣。道夫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淳

問程子謂如大軍遊騎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已看否。曰。只要從近去。士毅

且窮實理。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德明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著。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卓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大。固著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寓

問格物雖是格天下萬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微而至於一草一木之間。物物皆格。然後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謂莫若察之吾身者。爲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莫亦隨事而致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從頭做將

去。若初學。又如何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一件事。明日得工夫時。也便去做。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然貫通。但除了不是當閒底物事。皆當格也。又曰。物既格。則知自至。履孫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爲尤切。皆是互相發處。道夫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道夫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徐錄作堅。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厚○寓同

李德之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誠意。只是要著實用力。所以

下立字。蓋卿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卽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佐

問中庸言自明而誠。今先生教人以誠格物。何故。曰。誠只是一箇誠。只爭箇緩頰。去偽

問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敬則此心惺惺。道夫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伯羽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道夫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德明

問春間幸聞格物之論。謂事至物來。便格取一箇是非。覺有下手處。曰。春間說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說得好。問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出病。伊川教人只說敬。敬則便自見得一箇是非。德明

問春間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間却以為太迫切。何也。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誠意地步。多

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間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會正心誠意。池錄作四

端情却有局促之病。只說致知格物。池錄作讀書講學一作博窮眾理又却

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浹。兼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

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

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

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

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

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

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

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

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德明

問格物敬為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祖道

問格物。或問論之已詳。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為本。後遇

在面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是從近處格將去。義剛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

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

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少年從小學。教

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

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纔格不到

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

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

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

甚好。非止為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椿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道夫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裏。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箇物事。賀孫○廣錄云：或問

先生謂存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年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

問：竇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會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

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德明從周錄云：先生問如何理會，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又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道夫云：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為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道夫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道夫

楊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

則又差了。淳。寓同。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直卿。端蒙。

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側

問暢潛道記一篇，多有不是處，如說格物數段，如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言皆緩慢。曰：它不合作文章，意思亦是。只是走作。又問：如云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此乃學佛之過。下一段云：因物有遷數語，似得之。曰：然先生舉一段云極好。記夜氣又問：它把致知為本，亦未是。曰：他便把終始本末作一事了。可學

問看致知說如何。曰：程子說得確實不易。讀著意味愈長。先生曰：且是教人有下手處。道夫

問大學致知格物之方。曰：程子與門人言亦不同。或告之讀書窮理。或告之就事物上體察。炎

先生既為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復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頭首。

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說。與其門人

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甚恁地差了。道夫

問兩日看何書。對看或問致知一段。猶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

處。理會得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程子於此段節目甚多。

皆是因人資質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處。要知學者用

功。六分內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難。若六分外面。則尤不

可。今有一等人甚明。且於道理亦分曉。却只恁地者。只是向

外做工夫。

士毅廣鉞詳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

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

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

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

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

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

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

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

况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

或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

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旣言不必

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於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大小。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卽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人傑

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

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云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云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賀孫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却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季札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外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洒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浩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有箇緊要處。正要人看。如

作一篇詩。亦自有箇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它自有箇炮燼炙煇道理。這藥方可合。若不識箇炮燼炙煇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爲無用。次日稟云。夜來蒙舉藥方爲喻。退而淡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敘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卽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爲。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旣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

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累旣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卽理。理卽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不到者。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

蜚卿問誠敬寡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將不誠處看。便見得誠。將不敬處看。便見得敬。將多欲來看。便見得寡欲。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問此

生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問或問中謂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又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親孝。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

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道夫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

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裏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為舍。却說得未親切。錄

德元問詩所謂秉彜。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舍也。曰：若然。何不言降舍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

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一云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則又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衷只是中。令人言折衷去聲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父。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

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儻侗說了。盡不見他裏面好處。如一爐火。四面同向此火。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裏面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

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爲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儻。侗不分曉。固有儻侗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儻

池錄作
二段

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爲命。以受言爲性。節

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會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會減些。萬
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日自考之。銖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闕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

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卽在
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
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
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
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這箇理又便
在這裏。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
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握。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
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
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
位。賀孫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
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
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
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
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
有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
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
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
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
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
只是不會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
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
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
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

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暝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

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藉以爲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爲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存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

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賀孫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

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

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如何住得。淳○

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趨來趨去自住不得

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子最

發明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人傑

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爾。

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

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忠。為子而必孝。亦

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道夫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

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

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

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漢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

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

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

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

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

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會識得那人。且

如爲忠爲孝。爲仁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會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淺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淺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會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

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

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方是儒者之學。廣

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裏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皆不可謂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過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格物必大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

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爲主。以物爲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熹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如何使它無得。意只是如此。舊夫

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一段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公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呂與叔窮理。只是尋箇是處。蔡上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靖和物物致察。宛轉歸已。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峰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承
呂與叔說許多一了。理自無可得窮。說甚格物。承
窮理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但恕乃求仁之方。試看窮理如何著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此語不得。賀孫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爲本。窮理自是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裏。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

人格。賜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說話。不會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爲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人禁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爲人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爲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爲案。經爲斷。它亦以爲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卽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格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乃楊遵道所錄。不應龜山不知。承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

致察。宛轉歸已。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

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

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德明

胡文定宛轉歸已之說。這是隔陌多少。記得一僧徒作一文。有

此一語。承

問觀物察已。其說如何。承其意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

德如此。只是一死法。子蒙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處

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

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

謂宛轉歸已。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

非已。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

理。只是尋箇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

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

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

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

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却恁說次第。他把來

做兩截看了。道夫

知言要身親格之。天下萬事如何盡得龜山反身而誠。則萬物在我矣。太

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窮得。亦非是盡要窮。窮之久。當有覺處。

此乃是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五峰既出於一偏而

守之亦必有一切之效。然不會熟看伊川之意也。方
五峰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會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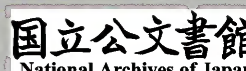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卓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

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却須恁地。道夫

伊川只云漸漸格去。積累多。自有貫通處。說得常寬。五峰之說雖多。然似乎責效太速。所以傳言其急迫。璘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却削去。只說理。何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即此理存也。苟惟不然。豈得為理哉。問先生說格物。引五峰復齋記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為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峰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其言語自是淡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著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語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係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寓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著力在格物上。曰。著力處大段在這裏。更熟看。要見血脈相貫穿。程子格物幾處。更子細玩味。說更不可易。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



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顛撲不破。諸公說。挨著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緝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曲折處。都不會說。便是局蹙了。寓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已。或卽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鬪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浩這箇道理。自孔孟旣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會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旣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會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

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個

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歛。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當

問延平謂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

急。卓錄但云伊川說得較快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卽且就上理會教爛

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賀孫卓同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爲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爲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爲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壯祖

延老問李先生以爲爲學之初凡遇一事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此說如何。曰。爲學之初只得如此。且如楊之爲我。墨之兼愛。顏子居陋巷。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則似乎墨氏之兼愛。顏子當天下如此壞亂時節。却自篋瓢陋巷則似乎楊氏之爲我。然也須知道聖賢也有處與他相似。其實却不如此。中間有多少商量。舉此一端卽便可見。道夫

傳六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卽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爲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爲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雖是不爲。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爲善。只那一毫不要爲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

極分曉。個

問或問誠意章末。舊引程子自慊之說。今何除之。曰此言說得亦過。淳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賀孫

傳七章

陳問或問云。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鏡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其正之有。此是言其體之正。又心之應物。皆出於至公而無不正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謂心正者。是兼體用言之否。曰不可。只道體正。應物未必便正。此心之體。如衡之平。所謂正。又在那下。衡平在這裏。隨物而應。無不正。又云。如衡之平。下。少幾箇字。感物而發。無不正。寓

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

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寓

鍾唐傑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為心猶有動曰意雖已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誠時譬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罪也亦甚有間矣蓋卿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廣

問意既誠矣一段曰不誠是虛偽無實之人更理會甚正正如水渾分甚清濁不虛偽無實是箇好人了這裏方擇得正不

正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動故忿懣四者已是好人底事至不免為氣動則不免差了因舉左氏傳云正曲為直正直

為正曲是體段不直既為整直只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士毅。過錄云先生因子烘問意誠矣而心猶有動之意而曰如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兩句正曲為直如出成界方已直矣。正直為正則如安頓界方得是當處

傳九章

問赤子之心是已發大學或問云人之初生固純一而未發何也曰赤子之心雖是已發然也有未發時如飢便啼渴便叫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勞攘赤子之心亦涵兩頭意程子向來只指一邊言之寓

問仁讓言家貪矣言人或問以為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發明此意深足以警人當為善而去惡矣然所引書云德

周小。不德罔大。則疑下一句。正合本文。而上一句。不或反乎。
曰。爾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則庶乎萬邦惟慶。正與大
學相合。壯祖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
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
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
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
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
惡。質孫

范公恕已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人說恕。不會如是倒
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入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
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
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派

范公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已之心愛人。方無
病。蓋恕是箇推出去底。今收入來做恕已。便成忽略了。道夫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
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
從此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
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
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
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
欲以所以恕已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
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著不得
箇恕字。只恕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

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著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翰

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可也。必大

傳十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

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

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節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求。節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爲飯。節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節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節

以下孔孟教人

凡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會底事

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

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

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卓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

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

到處。亦不出這理。節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

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

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

却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就事實上說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夔孫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祖道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德明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無理會得。又趨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雜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會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卽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辨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而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佳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說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

玄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做去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端蒙錄一條疑同聞見集注讀語

法孟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樸實頭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實字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有不受爾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祖道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廣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夔孫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它有許多

會問發揚。賀孫讀語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雉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

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

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振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

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

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

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

盡知了。豈不是孟子。淳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下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

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力行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孔門問答。會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儒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幹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義剛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賀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玉問利。便說



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人讀書不得攙前去。下稍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章相挨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去偽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上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翰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編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寓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翰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

孟子言類卷十九
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啓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淳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必大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

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

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

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端蒙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

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

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

會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

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

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

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

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壯祖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

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揚○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人傑錄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放心。四端擴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賜錄云。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

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

第一等文章。個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植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間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淺得其妙。文蔚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方

集注凡須熟讀記得。方子。○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

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

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友仁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

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

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

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獸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

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

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

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

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個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

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

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

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

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

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節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淳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拱壽

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某以爲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廣

集注中會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

解。

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地傳註。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道夫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資孫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著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方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道夫○集注集義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問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要處。先理會如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說得沒緊要處多。似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不浹洽。因舉五峰舊見龜山問爲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爲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餘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會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會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

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歎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人傑集義

因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衆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義。下易了。與起人不得。振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翰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

在自家。若以爲高遠而略之。便鹵莽了。翰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欵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礪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明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
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發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
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
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
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
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
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
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
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

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
亦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
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
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
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讓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
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
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
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如張無
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
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

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

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揆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

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敬仲

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相上

下。又問蜚卿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引證。未說

本意。且將別說折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

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說

為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說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

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頃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說到此。不可

以為定也。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愈

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十件。

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

可曉。端蒙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賜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

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

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

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

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人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

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

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

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

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必大。諸家解。

先生問會文清有論語解會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可學。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為語解。即以已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為多詐輕薄人矣。徐巖為刊其書。越

州以行。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李札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存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會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齊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會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會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

歎美之。

實孫。集注讀論孟法。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已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會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時不會應。後欲問謂之綱者。以其目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為禮本。正甫未之從。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會著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

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今人做文學相似。備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孔子

以書社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乎。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人傑○集注序說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論語三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壽昌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璘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綱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論語三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壽昌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璘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綱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

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爲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爲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爲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雖。學習。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淳。

問注云。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謹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曠。容錄云。人凡有可效處。皆當效之。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銖。

未知未能。而求知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義剛。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伯羽。

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

在此習行之也。

復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巫醫亦然。

淳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賀孫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

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

學蒙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又寫一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於掌中。

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知底

學。自有知底者。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

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

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

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

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

賀孫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

習否。曰。是如此。

栢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

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

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

先生令諸生同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須以近者譬得。分曉乃可。如小子初授讀書。是學也。今讀百數十遍。是時習也。既熟。則不煩。懶覆背得此。便是說也。書字亦然。或問中云。學是木知。而求知底工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工夫。以此推之。

意可得矣。雜說載魏帝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之
令答者云吳人沒水自云工屠兒割肉與稱同伎兒。椰繩在
虛空蓋有類三句。陳思王見二人答後却云臣解等
是習字亦善。謔矣。皆說習熟之意。先生然之。○過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
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道三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
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
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
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
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
也。庸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
說。集注多用。意思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為習於行。

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
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
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賀孫

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
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卓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儻侗說成一箇物
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方始是
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恁
散說。便寬了。淳

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也。疎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尸。立
時常如齊。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來儻侗說了。不知這
兩句裏面。尚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習在。立言便也是難。義剛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天雅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祖道

○說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

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

輟者。只緣是不會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

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明作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

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

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

外也。漢○朋自遠方來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眾

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

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慳

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眾。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

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

有來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祖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爲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尊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得及人。答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與人。同底意。曰。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爲然。自彪德美來也如此。蓋三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也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袞纒說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

何堂奧如何。只在外略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椀來比。下家討一椀來比。濟得甚事。且如讀書。直是將一般書子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來所問。皆是不會子細看書。又不曾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發問。此皆是應故事來問底。於已何益。將來何用。此最學者大病。謙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璠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

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悅。則樂與不盟。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發於外者。說樂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道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人不知不愠人不知而不愠。爲善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

蓋與人初不相干也。拱壽

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

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而亦為之

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為難。時舉

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

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人傑

問學者稍知為已。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

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已。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

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

之謂。賀孫

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愠。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

之樂。無私已之怨。時舉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已之私

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人不知。則不愠。樂愠在物

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鐵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

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

方來。則信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

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

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

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淡養之厚者。不

能如此。夔孫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

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

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道夫。總論。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分曉。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深後。外物不足。為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難。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愠處。方是成德。

文蔚

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會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銖

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黃錄。詳別出。

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子。只是他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他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

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大槩江西人好拗。人說臭。他須要說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告子強似孟子。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官見執政。不應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它。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兩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者。解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爲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已與人爲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與天爲一。君舉大奇之。這有甚好處。要是它們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

問橫渠解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震看得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此。橫渠却以爲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緣何如此。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會下得工夫。病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張諸說

范說云。習在已。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再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卽曰。大抵看聖賢語

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自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撈成文字。元不來自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爲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柰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愠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速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畱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把習字作

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榦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榦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疎。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乎。如何。曰。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溫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榦

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學。某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絕了。蓋緣學者都好高。說空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主胡五峰而抑致堂。某以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得。始得。震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學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只說五峰說底

是致堂所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或有文定五峰說不到處。蓋卿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些重複處。然是其誠實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振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合有節。日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尚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須如此急迫看。振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爲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說。下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爲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盡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著箇大凡也。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備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

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上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備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於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為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寓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淡若鮮矣仁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義剛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備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之本

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嶺

問合當說本立而末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前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有學○以下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有子言其爲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

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弟爲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錄別出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爲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爲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可學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爲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文。爲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爲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爲心之德。曰。義不可爲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節胡兄說嘗見世間孝弟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慈愛處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問孝弟爲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

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

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通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爲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爲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

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後有是孝弟。可學

直卿說孝弟爲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爲先。學者須是先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

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爲義禮智亦必以此爲本也。夔孫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鐵

問孝弟爲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意。曰然。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備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

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祖道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備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端蒙集

注。愛之理。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仿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雉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

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問先生前日以爲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節觀之似
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卿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偏言底是仁之本位。節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

仁專此心之德。淳○心之德

知覺便是心之德。端蒙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泳○愛之理心之德

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賀孫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

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賀孫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

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

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

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道夫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爲愛其

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賀孫

其爲人也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戴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

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爲主仁

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某尋常與朋友說仁爲孝

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爲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而爲之也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時舉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端蒙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爲仁之本之類過

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著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裏須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卽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在太裏而淳錄云仁只是一箇仁不是有一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

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卽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旣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

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

時舉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爲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爲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

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卽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卽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南升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冷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日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嘗譬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紅。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

無收殺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又在裏面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已。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剗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浹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仿像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謨退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

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

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但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後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處。兼

戴書中之語。○漢

則皆是順。義剛

伊川說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言最切。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銖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爲仁之本。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所載程子曰。兩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如語錄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知何故如此說。明作

爲仁以孝弟爲本。卽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

仁以孝弟爲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賀孫

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爲孝。又當係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父母所生。始得。所以爲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是孝。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榦。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榦。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淳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喚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賀孫

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孝弟却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子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

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是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淺處還他淺。真

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徧天下。只見孺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將去。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只是這裏當愛者便愛。蓋卿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險。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人傑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卽仁之屬。但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旣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先於孝弟。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

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是箇坯樸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爲慈愛之類。義則爲剛斷之類。禮則爲謙遜。智則爲明辨。信便是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爲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汎愛衆而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爲仁。却是專言。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數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著。又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曰。說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親從兄之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是這些話。心煩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僞。如何只道事親從兄是不僞。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四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痿痺爲不仁。莫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有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頃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肢

不仁。兩肢不仁。爲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語。被上蔡說。便似忒過了。他專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裏。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剩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裏。夫子却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詡。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著理會仁之體。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智所以近乎仁者。

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作克己齋銘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爲此設。曰。後來也改。却不敢說到那裏。然而他說仁說知覺。分明是說禪。又曰。如湖南五峰多說人耍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孟子他此說。蓋爲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著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會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集義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

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為仁不會說，知覺底意上蔡一變云云。蓋卿錄云：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一轉云：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錄云：子韶一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錄云：子韶所不敢衝突者，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擲撲不破。淳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為為仁，但以覺為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錄云：他心在外，如何得仁，不是別更有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某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

腔子裏否。

文蔚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去偽

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解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糊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人解

問鮮矣仁。集注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淳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南升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道夫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

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浚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

曰。會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榦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慾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逞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訐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已底事。爲人處如何不要忠。一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知就事上去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爲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已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謙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

底事。大凡人爲已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或錄云。他自覺猶於此欠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略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鉢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錫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爲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

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節○為人謀不忠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
 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它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
 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
 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已謀必盡。為他人謀不會著心。
 謾爾如此。便是不忠。泳

問為人謀有二意。一是為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為已謀則如
 此。為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為人謀。那裏有兩箇。文勢只
 說為人謀。何須更將為已來合插此項看。為人謀不忠。如何
 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為已謀定是忠。便不必說。只為人
 謀易得不忠。為人謀如為已謀。便是忠。不如為已謀。便是不
 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說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
 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拘轉枝蔓。看文字自
 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
 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
 易使人向別處去。其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
 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萬

為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
 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便是不忠。
 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已為盡心。變孫○為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
 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
 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
 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

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時舉○寓錄同別出

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為別人做事。自不著意。這箇病根最淡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寓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已。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著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

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寓錄作令勿偏倚便是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以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淳○寓錄略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泳○與朋友交

忠信實理也。道夫○忠信

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端蒙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端蒙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備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已。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已說。未是。祖道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道夫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注脚。今又要討盡已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時。已會盡不會。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閑祖○盡已之謂忠

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

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

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蒙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以用也。詠○盡已謂忠以實爲信

文振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

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爲桌。桌爲香爐。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實。格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爲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爲。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卽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爲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問

林正卿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爲乙。則非信矣。與發已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已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人傑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內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害

事。方子。集注諸事。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節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爲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爲本。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熹

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爲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格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傳箇甚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南升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道夫

會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

方子 佐同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

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會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

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已用工如曾子也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

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

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交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

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

以學道夫 集注

或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事只是就

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

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自家答之以

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者反是只是發於已

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備

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

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

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桌子黃底便道是黃

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

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卓

問發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

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對人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蓋便喚做蓋。楪便喚做楪。若將楪喚做蓋。便違背了。忠是體。信是用。自發已自盡者言之。則名為忠。而無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則名為信。而無不出於忠矣。淳

問發已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恕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兩三分。

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是會忠。池本作不信。必是不會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

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道夫。寓錄別出。

仲思問如何是發已自盡。曰。發於已而自盡其實。先生因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三分。便不是發已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無違。楊舉伊川言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說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寓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為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處。却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

其輕重。如不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殺。須便去殺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恕。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

淡也寓

循物無違。卽是以實。但說得較詳。闕祖

循物無違爲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銖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

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備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說。在

已無不盡之心爲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爲信。木之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

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

爲太卑。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

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爲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已之謂忠。見於事

而爲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

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

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

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

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

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

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問伊川曰。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

就交際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

至。游氏以忠爲操心。以信爲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不

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說不同。然操心立

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仁底疏。問傳不

習乎。曰。傳人以已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說。餘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只說為人謀。而

上蔡更說平居靜慮。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語

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却無前弊。易曰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

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著得一善。又著得一善。善之來

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著一般。第二般來便未著

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治

問曾子用心於內。工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未忠。朋友交而不

信。傳而未習。日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少定曰。

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為人謀不忠。便是已有未

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歟。容

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

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端蒙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淳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導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導。人傑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算不徹。曰。此等

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必大段費

力也。閔祖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

事臨滾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羽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閔祖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是與人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關竅。決不及聖人也。

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爲國。又問須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看古人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

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

南升。賀孫錄別出。集注。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事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爲徒

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爲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要緊處。備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之本。如尊五

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本之

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主。本之云如此。凡事都著信。不止與節用相繫屬。曰。固是。本之

問五事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己。而失信於人者。故敬了又有信。亦不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明作

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事敬。方會

信。纔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急征重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自會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敬。又須著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著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著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著課農業。不奪其時。賀孫

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錄作世固。有能敬於已。而或不信於民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

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時舉錄作有自鄙吝慳儉。而不能施惠於百姓

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

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

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銖○時舉同。

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序。是能如此。而後能如彼。抑

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說。

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

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

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

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

關。曰。信是的確。若不的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淳

陳希真問。須先敬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又須是

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人凡事要誠信。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却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鄙吝於已。本不爲民。有人知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都用恁地看。賀孫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爲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南升

問泛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泛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池本作思意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側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熹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會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

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禹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
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
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弟而能弟。弟亦何用。
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銖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
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
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
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賀孫

沈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
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
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
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
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
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
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
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
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
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
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
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
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
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

悖說得如此盡。明作○

集注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存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車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管

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誥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閔宮殷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遞相祖述。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

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

見得賢賢之誠處。明作

問變易顏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是下

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從上

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德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儒州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

兩三分。淳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

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明作
表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
會許多事。明舉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
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爲學。則
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
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爲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
此。雖或以爲未學。我必以爲已學。曰。必竟是會學未學。曰。先
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曰。今日本
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貪多。曰。慢看不妨。
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旨要。尋見著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

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
心一般。南升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
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
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
過也。夔孫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
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作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面欠了字多。這
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得如此否。
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
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

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也。餘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語。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

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質孫

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專是儉。喪只專是戚也。砥

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但竭力等事。比上面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人傑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會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明作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砥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振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

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翰

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時舉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接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有物。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

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會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會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伯羽。道夫。一云：蜚卿問人道。唯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去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便無物。天地造化聖人德業。

未嘗有一息之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得嘗間斷。有些間斷。則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一箇人生。生出一箇物。便是一箇物。更無些假道。夫問陰陽。辨錯。兩陽不時。亦可謂之誠否。曰。雖恁地。亦只是舛錯。不是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者處也。人傑

問。毋友不如已。作不與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之友。

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韓

問。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字如何。曰。勝已便是如已之意。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義剛

友不如已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太過了。上焉者。吾師之下焉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焉者。勝已則友之不及者。亦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璘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者與

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白可見。道夫

趙兄問。無友不如已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壯禮

問。無友不如已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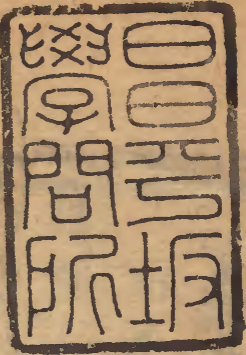
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可學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時舉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銖。時舉錄。云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過。愈淺。則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

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伯羽



夕子語苑卷之二

大化丙子

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原本不相符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在子所謂知其不舍則速改以從其曲折專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

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不憚見。吹人言語簡重舉。連鞅。派懸。對。亂其人。連。是。可。映

不憚見。吹人言語簡重舉。連鞅。派懸。對。亂其人。連。是。可。映



